

“七一”特别策划·永恒的初心

编者按

在时间的碑林中，总有一些人、一些事、一些地方会被追寻、铭记和镌刻。

追寻的对象可以是一位传奇女子的信仰与爱情。在革命年代的烽火硝烟中，她为理想中的爱人和新生活而心动，甘愿为新中国“站起来”而牺牲自己。这位姑娘，叫丁香。

铭记的形式可以是一支英雄部队的足迹和背影。在风起云涌的时代大潮中，一群脱下军装的将士为中国“富起来”而拓荒边疆。这支部队，叫359旅。

镌刻的内容也可以是一座神秘小城的过去与未来。在那片热土，

从元帅到普通一兵，从科学家到工人，齐聚大漠航天城，为了新中国“强起来”而奋斗创新。这座小城，叫“东风”。

值此建党98周年、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，我们回望来路，重现一段爱情，追寻一支部队，探访一座城市，在历史的真实记录和人民的集体记忆中，感悟初心。

革命者、奋斗者、拓荒者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——共产党人。

为中国人民谋幸福，为中华民族谋复兴，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。付出即是收获，初心即是始终。

青春的气息扑面而来。

这张黑白半身老照片，像极了现在流行的自拍——面容清秀的女子端坐桌前，齐耳短发乌黑发亮，一枚发卡别于发丝，旗袍上的盘扣简约而精致。

这张照片大约拍摄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。照片中的女子，名叫丁香。一个婉约的名字，一位美丽的姑娘，一名牺牲时只有22岁的共产党员。

穿越历史烟云，在80多年后的今天，我与她“相遇”在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。

南京雨花台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的集中殉难地。如今，新中国规模最大的纪念馆陵园坐落于此。行走在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，仿佛重回大革命时期。

我静静伫立在她面前，凝视她的美丽。乌黑的头发，甜甜的笑容，与她对视，周身好似被她散发出的青春气息包围。

仔细凝视她的眼眸，清亮明亮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跃动，似是藏着少女甜蜜的幸福。

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在影视剧和文学作品里，女共产党员都是英勇的、忠贞

爱情与信仰

中国军网记者 孙伟帅

的。比如刘胡兰，比如江姐，留在我们脑海中的她们，是坚强不屈、慷慨赴死的高大形象。

而眼前这张青春的面孔，及其背后这段浪漫的爱情，犹如她的名字“丁香”一般，美丽、芬芳。我从这张黑白老照片开始，追寻她的芳华。

像一部部循环播放的微电影一样，脑海中那首经典的诗歌《爱情与自由》在反复吟诵：“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。若为自由故，二者皆可抛。”

的确，爱情太美好了。即使时间的洪流会把其他回忆冲淡，但关于爱情的记忆仍会永远闪闪发亮。

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创作《爱情与自由》两年后便战死疆场。在大革命时期的中国，无数共产党人也如同诗中所写一样，为了反抗压迫，为了追求民族解

放，为了心中纯粹的信仰，甘愿献出宝贵的生命，割舍珍贵的爱情。

丁香的照片，让我联想起另外一张照片——

“总算恋爱一场，他把围中从自己脖子上解下来，围到我的脖子上，亲了她一下，就双双走上刑场。”临刑前，他们唯一的要求，就是照一张合影。“当我们把自己的青春生命都献给党的时候，我们就要举行婚礼了。让反动派的枪声，来做我们结婚的礼炮吧！”

90多年前，两个有血有肉的年轻共产党人，就这样并肩站在爱情的光明里。如今，后人只能从这张充满温情和人间烟火的泛黄照片中，体会他们为爱情开始的心动和为革命停止的心跳。

凝视那挂在墙上的一张照片，认真品读照片下那简短却充满力量的

文字，停下脚步与照片中的这些年轻人对视，我蓦然发现共产党人的另外一面——他们是英勇的，也是多情的；他们是坚强的，也是浪漫的；他们是忠贞的，也是时尚的。

2019年夏天，炎热的天气犹如爱情般热烈。与我“邂逅”的这群年轻共产党人，他们的信仰闪耀着迷人的光彩，他们的爱情胜过银幕上所有浪漫的桥段。

无论是刑场上的婚礼，还是雨花台下丁香的故事，其实是一代年轻共产党人的集体记忆，也映照着一代共产党人的共同选择。

爱情之所以被铭记，是因为爱情也是一种信仰。信仰之所以被坚持，是因为相信明天会更好。

又到七月一日，品读那一段尘封已久的爱情故事，追寻那一幕幕感人至深的血色浪漫，仿佛可以感受到那一代年轻共产党人热烈的心跳，触摸到他们如金子般的初心。



记者手记

第520期



丁香花倾诉的红色恋歌，雨花台见证的纯粹信仰——

革命年代的爱情

中国军网记者 孙伟帅

特稿

“无论我活着，或是我死掉，我都是一只快乐的飞虻”

夕阳西下，参观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的人们陆续离开。落日的余晖被一棵茂密的丁香树剪碎，落在地上，斑斑驳驳。

丁香树下散落在草坪上的光影，像是一块块历史的拼图，期待着伫立于此的记者还原一段动人的爱情故事。

87年前，一位年轻男子也像记者这样站在这里。

那时，这里没有茂盛的丁香树，没有青葱的草地，有的只是一片乱石、一杯黄土，还有点点殷红的血迹。

1932年12月3日子夜，雨花台传来一声枪响，22岁的女共产党员丁香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枪杀。

丁香牺牲的第二天，乐于泓冒着暴露身份的危险来到雨花台，吊唁妻子。

没有人知道，他在那里站了多久。但是有人听到，丁香牺牲的那天夜里，乐于泓拉了一夜的二胡。

时过境迁，斯人已逝。那划破寂寥长夜的凄婉曲调我们已无法追寻，但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展板上那行诗，让我们真切窥见了乐于泓失所爱的锥心之痛——

隆冬，一个阴森黑暗的子夜，太空中损失了一颗习见的流星。这江淮河汉滚滚流里一滴晶洁的水珠，

照见到日月经天不灭的光明。太空中依然满天星斗，万千只眼睛闪烁着悲愤，万千万把火把于无声处仰望着北辰指引的方向运行。

丁香，照亮乐于泓生命的“流星”，在黑夜里消逝了。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，从事地下革命工作的他们，不是没有预想过这样的情形。只是，当这一天突然来临，再强大的心理防线，也会面临猛烈的撞击。

“当时的乐于泓，一定很悲愤，也很无奈。”在雨花台烈士纪念馆担任了13年讲解员的陈坚超对记者说，“我也有爱人。有时我会想，如果我是乐于泓，当时一定恨不得去和反动派拼了。可是，他什么都不做，他的使命也不许他那样做……藏在心里，该多痛啊！”

“无论我活着，或是我死掉，我都是一只快乐的飞虻。”这句出自《牛虻》的经典语句，曾是丁香和乐于泓常常挂在嘴边的。

二人就读的东吴大学，是现在苏州大学的前身之一。苏州大学的研究人员在追寻这对校友的故事时，发现这部后来广为流传的《牛虻》，其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是校园中进步青年的“畅销”读物。

丁香的那一本《牛虻》，是乐于泓送给她的。此后几年的颠沛流离，这本早被翻旧了的书，是丁香为数不多的行李中永远不会遗漏的一件。而她，也为了自己所信仰的共产主义事业，成为一只



特殊的合影

丁香不是一名弃婴，被外籍女教师收养为养女。1925年，在东吴大学读书的丁香遇到了乐于泓。在革命的洪流中，两个年轻人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丁香善弹钢琴，乐于泓善拉胡琴，学习工作之余，他们琴瑟相和。1932年4月，两人在上海结婚。

同年9月，丁香被派往平津一带工作，不久被捕，解来南京，囚禁于雨花台，此时她已怀有三个月的身孕，辗转传来，乐于泓不顾一切地赶往雨花台，照顾丁香，并立下“誓死者，誓将不息斗争，誓人安作，鞠躬尽瘁，惟汝心愿”的誓言。

乐于泓对于丁香的思念从未停息，他将内心绵绵的情思化作笔端流淌的文字，写下了大量的纪念文章。1982年，在丁香牺牲50周年的纪念日子里，乐于泓来到雨花台，在丁香就义的地方，亲手种下了一棵丁香树。1992年，乐于泓病逝，骨灰也深埋于丁香树下。

由于地下斗争的险恶环境，夫妇二人生前没有拍过合影。直到2009年，乐于泓的家人在翻建旧屋时，发现了一张照片，近景是凝视前方的丁香，她身后的钢琴上竖立着乐于泓的照片，两人留下了这张特殊的合影。



左图：在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，参观人员驻足观看丁香烈士的事迹展板。

上图：雨花台前，乐于泓亲手种植的一棵丁香树枝繁叶茂。图片由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提供

“快乐的飞虻”。

“1932年4月，丁香和乐于泓被组织批准秘密结婚。”纪念馆展板上短短一行字，包含了两个年轻人爱恋已久的心。那段始于校园的爱恋，终于在革命的烽火中结成透明的水晶。

一切美好，才刚刚开始。那时，他们新婚才过去半年多；那时，在丁香的身体里，一个新的生命已经在孕育。

突然，屠刀之下，丁香香消玉殒，乐于泓的生命也被插了一个深不见底的洞。

在乐于泓的回忆里，他与丁香新婚的场景如此简单而快乐：没有亲朋好友到场祝福，也没有豪华大餐来庆祝，只有一碟生煎包、一瓶啤酒。但两人都很满足。

能和相爱的人厮守，足矣。望着丁香的照片，记者试着用一个同龄人的心理去构造他们在一起时的画面——

早上，他们会在出门前给彼此一个拥抱，用一句“注意安全”代替亲吻。

下班后，乐于泓听到楼上房间传来钢琴乐声的“平安暗号”，会心一笑飞奔上楼。

吃过晚餐，丁香一脸幸福地看着乐于泓工作，憧憬着革命胜利后的新生活。

送丁香去北平执行任务的那个夜晚，他们互道珍重，挥手再见。

都说最好的告别，是“明天见”。谁知道，这一别竟是永诀。

爱得越深，离别越痛。那种“恨不得一夜之间白头”的炽烈，终化成消逝于天际的流星。

站在丁香树下，讲解员小陈把他所知道丁香的往事又给记者讲了一遍。讲到最后，他看着记者，认真地说：“其实，他们那时是可以选择不去执行任务的。但他们不觉得这是一道选择题。因为在他们心里，只有唯一的答案。”

来到雨花台参观的女性，都会在丁香的展板前多停留片刻，有的还会把丁香的照片连同乐于泓写的那首诗一起拍下来。

在每个女孩心中，大概都藏着一份这样古典的浪漫，含蓄却热烈。

苏州女大学生宗莹也是通过这张照片才知道，自己竟还有这样两位传奇的校友。

今年4月，在学校组织参观校博物馆时，她“认识”了与自己“年纪相仿”的丁香。

宗莹震撼于烈士牺牲时的悲壮，却更想追寻这位姑娘的爱情。“在这个动不动就‘再也不相信爱情’的时代，丁香的故事给我的不只是感动。”

离开校博物馆的宗莹，主动找到了苏州大学研究丁香生平的课题组。在那里，宗莹听到了更多关于丁香的故事。她甚至认为，时间从未在丁香和乐于泓的爱情上留下尘埃，否则80多年前的故事怎么还会让自己如此心动？

“我愿意”，是她短暂一生中最重要的诺言

丁香牺牲22年后，戎马半生的乐于泓和23岁的女军人时钟曼结成伴侣。一年后，两人的女儿出生，取名乐丁香。

2019年的4月，乐丁香来到苏州大学，想要在父亲和“丁香妈妈”一起学习、战斗的地方，追寻到更多的记忆碎片。苏州大学的师生送给她一本书——《丁香花开了》。书的作者安宁曾专程到沈阳去采访乐于泓的家人。从构思到完成书稿的700多天里，安宁抱着厚厚的史料往返于南京、上海和苏州之间。在她看来，那些经历了风雨的建筑，那些沉淀在纸上的文字，都被丁香赋予了灵魂。

安宁轻轻抓住历史的一缕丝线，牵出了那个动人魂魄的爱情故事——

丁香原本是一名弃婴，一名外国女传教士在常熟下的护城河边捡到并收养了她。在呵护下长大的丁香成绩优秀，说得一口流利的英文。

15岁那年，已出落成婷婷少女的丁香走进了东吴大学，遇见了新思想，也遇见

了乐于泓。他们成为彼此信任的朋友，一同参加罢课游行，一起在五卅运动中牺牲的同志募捐，一起支持北伐军。

在东吴大学的最后一个夜晚，丁香与乐于泓约定“一起走”，可冲出校园的人群很快便将二人挤散。

在上海，失散于人海茫茫中的他们又一次相遇了。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后，丁香和乐于泓先后加入共产党。平时，他们忙于秘密执行各自的任务。闲暇时，两人一起畅想未来的光明。

乐于泓拉得一手好二胡，丁香弹得一手好钢琴。丁香演奏西方古典钢琴曲给乐于泓听，乐于泓就试着记住每一个音符，下次见面时，用二胡合着丁香的钢琴一起演奏。

这样浪漫的“中西合璧”，让人生羡慕。也只有这时，两人才能暂时将外面的血雨腥风隔离开来，变回两个单纯快乐的青年。

“你二胡拉得这么好，学小提琴肯定也很快。”丁香眨着眼睛对乐于泓说。可是，到哪儿去找老师呢？

那一天，乐于泓偶然得知，一个同事的学弟小提琴拉得非常好，便马上把这人约了出来。

面前这个年轻人衣着朴素，两道浓浓的眉毛下，一双眼睛炯炯有神。他开口自我介绍道：“您好，我叫流星海。”

就这样，丁香、乐于泓和流星海三个年轻人聚到了一起，讨论音乐，演奏乐曲。沉浸在音乐中，他们似乎产生了一种幸福的错觉。

那时的中国，内外交困，民族不幸，个人的幸福无从谈起？作为中共地下党员的他们，做好了为国为民随时牺牲一切的准备。

爱一个人，其实很难藏得住。在西方，丁香的花语是初恋，象征着纯洁和谦虚；在东方，丁香的花语则更有深意，它代表着苦难已成过往，寓意着美好就要来临。

在《丁香花开了》一书的扉页上，已经60多岁的乐丁香写下这样一句话：“亲爱的爸爸、丁香烈士，我来苏州大学

看你们相识相知共同战斗的地方啦。祖国繁荣昌盛，你们安心吧。”

时光流转，美丽的丁香不仅成为乐于泓一家人心中的明灯，也成为更多人心中心美好的象征。

今天，借助乐于泓的日记和相关史料，我们得以复现乐于泓向丁香求婚那晚令人动容的场景——

那天夜里，丁香外出执行任务，很晚才从舞会回来。还没进屋，就听见房间里传来的小提琴声。她一推门，发现走之前做好的一桌子菜一点没动，倒是那瓶酒都空了。

乐于泓抱着小提琴，牵拉着脑袋说：“你去跳舞，我不开心。”

“我是去工作！”丁香急了。乐于泓自顾自地说：“我就是不喜欢你这个样子，你的丁香不是这样的。”

原本在今天，乐于泓要向丁香表白。可话还没说，丁香的电话就来了。

丁香顿时消了气，走近乐于泓，温柔地望着他说：“我们不是说好要支持彼此的工作吗？你不会在吃醋吧？”

“是的，我就是吃醋！”乐于泓猛地站起身，转身进了屋。再出来时，他的手里多了一束用纸折成的玫瑰花。

“丁香，你愿意成为我的革命伴侣吗？”乐于泓鼓足了勇气。

见丁香不说话，乐于泓又问了一次：“你愿意做我的妻子吗？”

泪水从丁香的眼中滑落，把乐于泓吓了一跳。他赶紧上前拉住丁香的手说：“都怪星海，他说这样的求婚你一定喜欢……你别生气，下回我换种方式……”

丁香赶紧用手擦去眼泪，说：“不要不要，一次就够了。我愿意，我愿意！”

岁月无路可退，唯愿殊途同归

多年之后，丁香那一句“我愿意”犹

在耳畔，再次站在雨花台的乐于泓热泪纵横。

在丁香与乐于泓的生活里，有音乐，有文学，有他们共同的信仰和共同的事业。这段在当下被称作“三观相合”的爱情令人羡慕，因此这样刻骨铭心的失去才愈发令人扼腕。

“青春眷，唯将不息斗争，兼人劳作，鞠躬尽瘁，惟汝心愿！”如今，乐于泓的誓言被镌刻在他亲手种植的丁香树下。

时光流逝，当记者站在丁香的照片前，看着这位年轻美丽的江南女子，心中在想：如果丁香没有牺牲，她的生命一定浪漫而精彩，一定拥有无限可能。

今天的中国，已如丁香和乐于泓当时憧憬那般。

和现在的我们一样，她可能会给自己制订一个“年度计划”：学习一门新的外语，读若干本新书，去看一场话剧。

这并不是随意猜想。与丁香处在同一时代的女共产党员郭风韶，曾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“1930年全年的计划”，里面既包含了读书学习，还包括了参演话剧演出和“与小朋友通信”这样的公益活动。即便放在今天，这份90年前的计划依然是时尚的。

如果丁香也有这样一份计划，我相信，和乐于泓堂堂正正地合影，一定会被列在其中。

现在挂在雨花台烈士纪念馆中的照片，是丁香唯一的一张照片，也是她与乐于泓唯一的合影。只是，这张合影里乐于泓并没有真的出现。

在那个被“白色恐怖”笼罩的时代，他们的结合都是被秘密批准的，想要光明正大地拍张合影简直是奢望。

在这张特殊的合影里，丁香伏坐在桌前，身后是她心爱的钢琴。钢琴上，摆着一张乐于泓的照片。照片中的乐于泓戴着一顶毛皮帽子，一条白色围巾搭在肩上。乍一看，乐于泓一脸严肃。再细看，却发现他嘴角其实有些笑意。

丁香将乐于泓的照片摆在她一抬眼便能看见的位置。这样乐于泓不在身边时，丁香就可以一边弹着钢琴，一边望着乐于泓。

2009年，乐于泓家人翻建旧屋，深藏在墙壁夹缝中的这张照片重现天日。此时，距离丁香牺牲已经过去77年，距离乐于泓去世也已经过去17年。

没有人知道，这张照片究竟拍摄于何时。但听完他们的爱情故事，你就会读懂丁香眼神中的那份炽热爱恋。

丁香牺牲50周年时，乐于泓在家人的陪同下来到南京雨花台。在丁香的殉难地，他亲手种上了一棵丁香树，将自己与丁香的爱情全部浇灌其中。后来，雨花台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又陆续种下22株丁香树，开辟出一条丁香路。

丁香牺牲60周年时，乐于泓也离开了人间。第二年，时钟曼提议将他的骨灰从东北带到南京，埋到了那棵他亲手种的丁香树下。

乐于泓和丁香终于在天堂相聚了。岁月无路可退，唯愿殊途同归。

记者站在丁香路上。微风吹过，成片的丁香树沙沙作响。丁香牺牲87年后的今天，有多少人还知道那一段旷世之恋？

闭上眼睛，脑海中浮现出丁香花盛开时的场景：花瓣飘落，芬芳成雨，一如他们的爱情与初心，永远纯粹、隽永。

版式设计：梁晨

版式设计：梁晨

版式设计：梁晨

版式设计：梁晨

版式设计：梁晨

版式设计：梁晨